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五

明　季本　撰

衛風

說見邶風

淇奥

經旨曰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孔氏謂武公在幽王時已為卿士然猶未以其詩斷為幽王時作也華谷嚴氏始定為幽則恐幽王暴虐至於殺身武公於此畧

不見有庇君匡國之效何足以語淇奥之學哉其必平王時平戎有功而始入相耳歐陽氏補圖屬之於平蓋有見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興也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奥於六反意下章同

猗與依同倚也互相依倚則不摧折而得以成其美以興工夫之夾持也匪與斐同文之可見者也切磋

琢磨以治玉之次第喻工夫也舊說以骨象玉石四者分言恐非以玉比德之意瑟嚴密貌僩武毅也言其僩瑟然也赫明盛貌咺宣著也言其咺赫然也瑟僩則為恂慄蓄美之存於中者乃其德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則赫咺而為威儀然後其美斐然而足以感人雖久不可忘也故以終言德至於此則為盛德矣詳見大學私存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興也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意○會古外反

青青鮮潔貌以興琇瑩充耳瑱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琇石之次玉者瑩玉色之光榮也琇瑩猶言瓊華瓊英詳見著字義會縫也弁皮弁諸侯視朔及待賓通用之冠會弁者綴玉於弁中之縫礫礫如星也此皆諸侯之服飾以琇玉為貴而武公有斐之德能稱之也

○瞻彼淇奥緑竹如簀興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興意

簀床棧言其密比也金錫皆金也金至精而剛錫則金之柔者也此言其能剛能柔也圭璧皆玉也圭有角而方璧則玉之圓者也此言其能方能圓也剛柔方圓隨宜曲盡可以見其德之密矣寛弘廣也綽開豁也較在車箱上五尺五寸立時所憑之處也箱上三尺三寸為式式上二尺二寸為較併式為兩重故

謂之重較蓋在輿時人所共見因即所見而言其器量之不急迫也戲謔者混俗之言同於汚世本欲開導人心未嘗流於縱肆則戲謔乃為善耳若接人之際厲色嚴聲指斥其短即是虐矣虐與戲謔相反而善則戲謔之不失正處見其與人之樂易也此四句皆言德之安身善俗見其密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上章所謂恂慄威儀而有斐者蓋如此

淇奥三章章九句

衛武公之德能使人終不可諼如此幾於聖矣史記乃謂其攻殺共伯何其不知德之甚哉

考槃

經旨曰此詩美賢者隱居樂道以終其身而無求於世也然其樂道即是求志苟志之所向安於離羣則為忘世而非道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賦也

考成也槃者架木為屋盤結之義也碩人者有大抱負之人也寬者胸中弘廣無所憂戚之意言者言其所自得也既寐而寤當寤之時亦發於言則其所自得者無時而不在中乃其所獨知也此亦足以自樂可以自誓終身不忘不復有外慕之心矣集傳以為不忘此樂則所樂何事不幾於玩物乎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賦也

曲陵曰阿薖與窩同因阿而言窩見其為斂藏之處

也歌者歌其所自得也無外慕之心則無過求故曰

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賦也

高平曰陸軸范氏處義訓為卷猶言卷而懷之是也

宿止也謂雖獨寤亦止於其所自得而不以告人也

不告則不求人知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賢者不遇於時則隱居求志而已素貧賤行

乎貧賤豈有外慕哉故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斯言得之矣

碩人

經旨曰莊公惑於嬖妾使莊姜賢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閔之而作此詩也莊姜事見綠衣燕燕等篇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賦也○衣錦之衣去聲後凡此類並同

碩人指莊姜頎頭𩈎貌言其德容也錦文衣也褧襌

衣也衣錦而加褧見其服飾闇然不事表暴也齊侯之子而嫁為衛侯之妻見其體之敵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此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貴族之女而敬德闇然賢可知矣不惟正嫡小君為當重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賦也

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瓣也謂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而莊公不當不親愛也

〇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賦也〇朝音潮後凡朝會朝廷之朝並同

敖與遨遊之遨同敖敖閑適之意曹氏以爲優游舒遲是也農郊近郊也言始至衛而止於此以待之具意思閑適也四牡車之四馬也牡馬力强故常用以駕車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啣外鐵在旁包斂其口者也人君則以朱纏之鑣鑣非一鑣言四馬各兩鑣皆以朱飾也翟翟車也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

幃為蔽而夫人則以翟羽為之故曰翟茀朝者自晨郊而入君之朝也大夫夙退欲羣臣之早退朝也王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聽政久則君體勞矣此章言夫人初至國人欲其君退朝之早而與之相親也觀此則莊公之踈於莊姜非國人之所欲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賦也○活音聒

河在齊西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水流聲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鯉也大魚似鱘黄色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即鱘黄也大者千餘斤可作鮓鮪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口亦在頷下一名鮥大者不過七八尺味不如鱣發發奮躍之意河水北流而施罛以得鱣鮪言其地之有魚也葭葦之未秀者也菼荻之初生者也揭揭高起貌言其地之有薪也庶姜謂媵嫁之姪娣孽孽者萌芽旁發

之意所謂庶孽也庶士其媵臣也朅武壯貌言衛在河西與齊接壤令以婚姻之故齊有魚薪之利衛得資焉其男女之從嫁者皆為衛用所賴於齊者多矣見莊姜之不可貝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此章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士女之從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辭雖微婉然即其稱之為

碩人而又以衣錦褧衣首言其不事外飾則以表其為賢而詩意亦可默悟矣

氓

經旨曰淫婦與人苟合至於見棄而作此詩以自追悔也一失其身雖悔何及况其所悔止在不詳於擇夫乎亦不得為正矣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賦也○

將七羊反後凡以請為義者並同

氓者小民惛憒之名蚩蚩愚蠢貌貿交易也貿絲蓋周正季夏時也抱布貿絲託以貿絲為名也託貿絲而即之謀娶可以知其先有私期矣但不言所起耳頓丘土一成之名蓋在朝歌東近淇之地愆過將請也涉淇送至頓丘不與俱往也先有私期而不與俱往故男子以為愆期而怒之然女之意亦欲其假媒售正因男之怒於是又恐失其懽心遂與定為秋期

則不待媒妁之言矣此見其相誘之初苟合之易也

○乗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也

垝毀垣墻也復關地名或以為在開州西南未知是否此男子之所居也葢不敢顯名其人而託言之耳漣漣涕出接續之貌龜曰卜觀其兆也蓍曰筮觀其象也體兆象之體也言繇辭也望復關不見而涕泣不知其幾登垝垣矣葢其望已在秋期也及其既見

而即以車來遷賄男亦如期而至矣卜筮無咎言其已得吉而來非問之之辭也觀賄遷之言則女亦有貲財者而下章言三歲食貧則不擇男家之可否而甘心以養之女之淫奔一至此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興也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興意

落退也沃若潤澤貌葚桑實也耽樂甚也桑未落以

比男子情愛之方盛也葉沃若比其眷愛之恩光也鳩無食甚以興婦人不可恃男之愛而貪慾也恐男行之易貳耳婦治蠶事故以桑為喻可說謂士得以正言女之不淑也不可說謂女以淫取賤無辭以自解也此言恩愛難恃而為男所賤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興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興○湯音傷後凡湯
意　湯並同漸音尖

隕墜地也桑落比愛衰黃隕比恩薄湯湯水盛如沸也漸漬也帷裳以帷幛車如裳也此言見棄而歸復乘車以渡淇水也爽差也不爽謂與之勤勞家事不負初言也罔極謂不可測知也二三其德即是貳行此因上章無食桑葚之意而指言其不足恃之實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

靡室勞言諸務無不盡力不止勞於室中之事而已

靡有朝言興於早而寐於夜不止朝旦之勞而已言既遂即上章所謂不類也暴即上章所謂貳其行也咥笑貌以勤勞見棄於夫此情之甚苦而可哀者也然始之相奔乃其自主不敢以勤勞之情告於兄弟故兄弟不知一無閔恤但如常情之外示歡顔咥然一笑而不以其見棄為意也則平日所以惡其私奔者亦可見矣言兄弟則必無父母前章所謂賄遷者乃父母所分之私財也始也不謀於兄弟今亦安望

於兄弟之為謀哉此章言其情無所愬而自傷悼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賦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興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興意

此言總角之時即往為婦僅三歲耳未為老也云老使我怨謂本期偕老今未至於老而已棄雖使至老亦終歸於怨而已見其夫必非有終之人也岸水涯也泮與判同高下所分處也晏安樂也旦旦明也反

猶背也蓋有岸泮則有依泊背而棄之即前章所謂罔極也有何邉際可止乎不思者言始焉不思其如此也始惟於其反處不思則今日雖悔無及矣已焉哉者無可爲之辭也○此詩本淫風性情未爲得正宜在所刪而存之於經表記又引此章之言以明信其必秦火後之所掇拾而漢儒之記禮者又據以爲正論歟

氓六章章十句

此詩雖若自悔其失特以見棄於夫無可奈何耳非其真有恥心也何足以為訓哉然聞之者亦足以戒矣

竹竿

經旨曰衛之男子因所私之女既嫁思之而不可得故作此詩亦淫風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

籊籊長而漸殺之貌釣者衛之男子也舊說以女子

嫁於諸侯思歸釣於淇水而不可至則釣豈可言於女子哉爾指已嫁之女而言遠謂既嫁而遠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

泉淇二水詳見泉水宇義女子有行謂其嫁去也其人既嫁而不可見但見衛之二水而已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賦也

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佩玉詳見有女同車宇義儺腰身裊儺也因二水而思女子之容色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滺滺長流貌此因女子不得見而欲駕松舟出遊於淇水以自解也觀於此章則以為外女歸衛而思淇水之遊葢不通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

經旨曰世俗父兄不能教童子習幼儀而躐等以騖高遠也故詩人作此以刺之

芄蘭之支比也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賦也

芄蘭一名蘿摩爾雅謂之藿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其體則柔弱不能勝重者也支與枝同觿錐也以象

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能才能

也容遂容體自遂也垂帶與都人士垂帶同禮大帶

垂三尺亦非童子所宜服也悸驚貌

○芄蘭之葉比也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

兮垂帶悸兮賦也

韘開弦之決也能射則佩韘尤非童子所宜佩矣甲長也不我甲猶言不為我所尊也○言童子稚弱如芄蘭然於禮但當佩容臭耳而使之佩觿韘則為躐等欲速之事矣然其才能則不足以為我所知為我所甲故其容體雖若自遂而垂帶見人之際其心不能不自驚悸也為父兄者以此教童子亦獨何哉此與孔子戒闕黨童子意同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

經旨曰宋桓公夫人衛宣姜之女也見出於桓公而歸義不忘宋故作此詩也夫宋桓公賢君也其出夫人不知何故豈以宣姜通於公子頑而以其為亂家子歟然於夫人何尤焉覩其惓惓望宋而畧無怨言則其守義之正亦可見矣舊說以為思其子襄公而義絕不可往則亦常情耳何足特録於經哉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賦也

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河雖廣而甚相近一葦束蘆葦以浮水上也杭如航之渡水也一葦可杭甚言其易渡也跂舉踵也望望桓公之來迎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

曾則容猶用也刀與舠同小船曰刀不容刀謂一葦可杭也不崇朝謂不終朝而可至望其來迎之速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

經旨曰此衛宣公時詩也左傳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桓王伐鄭衛之婦人以其夫從征不歸而思之故作此詩亦可見其哀怨之至情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賦也○為音謂後凡訓為因訓助之為並同

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解見碩人桀與傑同才過人也殳擊兵前驅在車前為先鋒也言伯方為王當

前導之車見其有勇力也餘見本章及秦無衣字義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賦也○適音的後凡的主之適並同

首如飛蓬謂容不理而髮亂如蓬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專主也此言夫不在而無意於整容也孔氏曰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之國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比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賦也

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夫婦和而合歡如陰陽和而得雨故以雨為比杲然日出則又不得雨矣甘心首疾謂思之不已而安於頭痛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賦也

諼與萱同一名鹿葱食之令人好歡樂忘憂故謂之忘憂草背北堂也在堂後婦人所居心痗則痛在心而甚於頭痛矣蓋其思之深雖得諼草而不足以解憂之意集傳以為寧不求此草而心痗不辭則誤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

經旨曰婦人因夫久從征役寒且無衣人有欲淫之者故作此詩絶之以見其一意於夫也舊説以為寡婦欲見鰥夫而嫁之此豈人道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比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賦也

狐以比欲淫獨處之婦者綏綏獨行遲疑之貌之子指夫言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也賦也比

岸近危處曰厲帶所以申束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也賦也比

婦人獨處而其夫久戍不歸人有欲淫之者如狐之

妖媚獨行遲疑故以狐為比然已之所憂惟寒到夫

邊尚未有衣而志不在於他也則其凜然不為非禮

所干意自見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

經旨曰舊說衛有狄人之難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而欲厚報故作此詩皆誕說也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齊止城邢實無救衛之事故許穆夫人以為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何所施於衛而欲厚報之邪辯見定之方中下惟集傳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得其旨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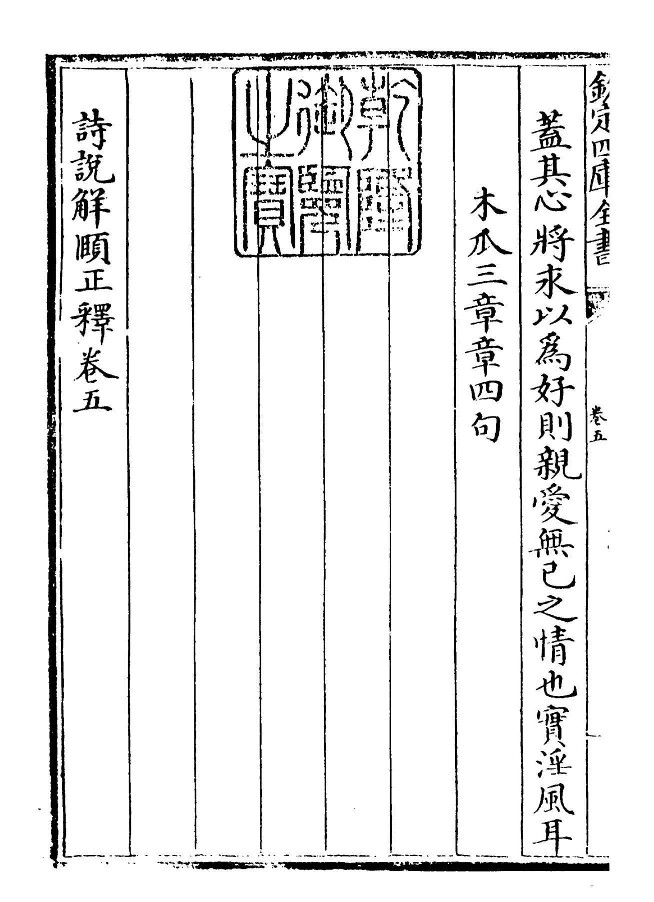
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言木瓜以別於瓜瓞瓊玉之美名非玉也琚佩玉之名詳見女曰雞鳴字義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賦也

木桃桃也言木桃以別於羊桃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賦也

木李李也以別於雀李玖亦美玉也瓜桃李皆木也而琚瑤玖皆瓊也以瓊報木報之厚也而不以為報



蓋其心將求以爲好則親愛無已之情也實淫風耳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正釋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張五誥

詩說解頤正釋卷六

明　季本　撰

王

王者周之國都成王時尚都鎬平王時則都王城也

周初武王自豐遷鎬是為宗周至成王乃即武王定

邑郟鄏之處使召公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以為時會

諸侯之所是為新邑及周公營洛邑謂之成周以為

居殷頑民之所是為下都自是以鎬京為西都洛邑

為東都東都時會既畢則復歸西周猶未遷洛也及
平王因犬戎之亂徙居王城而東都遂為東周至敬
王之世徙都成周則又以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
與平王之時不同而詩之正則不逮敬王之世矣西
周在文武時國都内之詩已列於周南成王營洛之
後則其風為王而地兼洛邑言之以見後王之風不
復能及西周二南之盛也詩之雜入他國及二雅者
各説見本篇諸國叙次義不可求惟王風則當在二

南之下鄭譜移就豳上則非矣豐在今西安府鄠縣文王既伐崇而即其近地以都者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亦爲鄠縣地武王徙近豐之地而爲都者也成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洛誥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在洛陽之西今河南府治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王城成周之分只在瀍水東西之間耳洛一作雒

黍離

經旨曰舊說因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今以事理論之似不盡然當時周雖東遷雒邑而岐周舊地已盡封秦假使故宫為其所毁則都城之内宜為室廬乃以黍稷為言則當在野外之地而豈可語於城内哉且五穀者民之所資以養者也而稱其黍稷之盛則其民猶為勤力似有嘆羨之意與言蔓草荆榛者不同矣其必秦得岐周之後務本力農周大夫出過其地而見之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强雄天下而

傷周室之不競乎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也

彼指黍而言離離言其實之垂也黍稷詳見七月字義黍實稷苗非同時可見蓋嘆其黍稷之盛耳邁行及遠也靡靡猶蘇蘇氣索之貌心憂謂憂王室不競之出於心也何求疑其為名也此者對彼而言指周王也呼天而嘆之無所望之辭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也

穗秀而成穗也不但吐華曰秀而已蓋秀雖未實然亦有穗矣如醉者昏而不知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也

噎食窒也如噎而氣逆不通也○苗而穗穗而實雖亦有序取於叶韻以嘆稷之盛故總以配於黍之離

離非以行役之久前後所見如此也

黍稷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經旨曰婦人以其夫久役於外未有歸期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賦也

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曷至哉當與下章曷其有佸意

同鄭氏以為何時當來至是也鑿墻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思者思其夫之久而不得歸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賦也佸會桀杙括至也苟無飢渴言苟且以免於飢渴而不甘於飲食見其思之深也○日夕而雞棲牛羊下言物皆有休息之期也君子行役無休息之期而婦人能切於思念甘心食貧豈易得哉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

經旨曰君子遭亂世欲全身遠害招其友隱於禄仕而為伶官其友樂而作此詩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賦也

陽陽自得其氣充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房者作樂之處國君有房中之樂則以樂音言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賦也○敖平翿

陶陶自如其情暢也敎者燕舞之位則以樂舞言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

經旨曰舊說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而申平王之母家也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故作此詩今觀釆芑詩宣王時楚已强盛但命方叔徂征而蠻荆來威迄于平王楚猶未敢為患直至桓王十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而始懼楚事在左傳桓公二年則此

時楚始為患而申與甫許皆與鄭相隣之國且近於周遣兵往戍理宜有之但不當為平王事耳至謂申為平王母家而戍之則尤臆說矣集傳序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之事而責平王忘親釋怨之罪此信舊說之過也辯見春秋私考隱公元年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其音記後凡言彼其並同意

揚悠揚水緩流貌喻王綱之弛束薪喻諸侯之羣聚

為黨而以之水興之子不流興不與也其語辭申姜姓國本在南陽府宛縣今之南陽縣也至宣王時遷謝在南陽郡棘陽東北百里今汝寧府之信陽州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興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意

甫亦姜姓國在今汝寧府新蔡縣界本穆王時呂侯之國不知何時改呂為甫耳甫與申即崧高生甫及申之國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興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興意

蒲草也許亦姜姓國在今開封府許州○薪楚蒲皆以易致之物言而束則難動矣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曷月還歸者久而不得代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

經旨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悲嘆而自述此詩也小序以為閔周周誠可閔但婦人作詩之時何暇有閔周之念乎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意○乾音干

蓷充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草婦人資此以治產難故即以起興暵燥也谷中濕地蓷宜久生者也暵其乾者謂乾者先旱以興饑饉則

貧者先悴也仳別也嘅嘆聲人指夫而言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興也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意

脩長也高起之意言蓷之有力而高起者亦旱以興饑饉久則粗給者亦乏絶矣條聲長貌歗與嘯同解見江有汜不淑以嵗歎言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興也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意

暵其濕者謂下濕之地亦旱以興饑饉之甚雖可生者亦不免也啜泣而縮氣也何嗟及謂雖嗟亦無及於事也○婦人為夫所棄畧無怨懟之辭但歸於饑饉不能相養而已蓋諒其夫之不得已也其必能安於義命之正者歟范氏處義曰歎甚於嘆泣甚於歎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

經旨曰周道衰微政刑紊亂君子語及時事易觸禍

機故欲自晦而作此詩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比也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賦也

爰爰緩意兎性狡而自適以比小人得意也鳥網爲羅雉性耿介而罹羅以比君子罹禍也我生之初謂初生時猶及盛世也無爲謂天下治而無事可爲也及世亂多事則憂危百集矣罹遭也謂遭憂也吪動也謂動即罹禍不如寐而不動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比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賦也

罦爾雅謂之罿今之翻車也可以掩兎無造謂天下無待於造作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比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賦也

罿即罦也庸用謂天下無待於用意也○黄東發曰

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吪無覺無聰付世亂於不

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

經旨曰序謂刺平王棄其九族本無所據集傳謂世衰民散有去其宗族而流離失所者得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興意

緜緜長而不絶之貌岸上曰滸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興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毋謂他人毋亦莫我有興意

水涯曰涘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興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興意

夷上洒下曰漘昆兄也○葛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今生於河滸水涯不得其地猶人去其親族而流離失所人莫親焉如葛藟之

不能附本根也故以起興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

經旨曰此婦人淫奔之詩也集傳得之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彼指男子而言蓋與女所私者采葛以為絺綌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

蕭爾雅謂之蕭萩即蒿也莖可作燭有香氣采蕭以

備熏爇舊說祭則焫以報氣恐非民間之祭所得為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

艾艾蒿乾之可灸采艾以療疾病○男子本與女子相淫託以采此三物而來故女子指其人而自言思之深切如此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

經旨曰此詩必妻爲其夫所棄而誓死不嫁其後夫服毳衣乗大車以出而妻望見之故作此詩舊説以爲男女淫奔而女畏大夫不敢則其詩當以所思之男爲主而曰畏我大夫如將仲子畏我父母之例令以大車起語而終之以死則同穴之言其語意所重全在夫妻乃以屬之淫奔之女不惟文義之失而使貞婦之志不白於後世豈不害教之甚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賦也

大車者平地任載之牛車與小雅大車同蓋民間之所常用而非貴者之乘車也檻車輢在輿兩旁望之如檻也毳獸細毛以之為布即褐也舊說以毳為毳冕之毳豈有服毳冕之服而乘大車者乎此必農家之富者耳菼詳見碩人字義如菼者色青如菼也爾與子皆指乘車者即其夫也不敢者畏其怒而不敢近也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

啍啍厚重聲璊與虋同即生民之穈而爾雅謂之赤苗者也義見說文上章言青此又言赤者蓋色在青赤之間也奔往從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賦也

穀生穴壙皦白也有如皦日誓辭也○婦人見棄誓死終身而無怨言不賢而能之乎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

經旨曰周之賢人隱居田園而於丘中殖麻麥果實以生國人思之而冀其來仕也故作此詩但序以為莊王時詩則鑿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賦也

留為田園之樂所留也子嗟賢人之字也將者望之之辭施施徐行貌蘇氏曰民思其賢而冀其徐來以從我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

子國亦賢人之字也毛傳以子國為子嗟父則歐陽氏既辯其無據矣食食禄也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賦也

之子通指前二人也子嗟子國皆在田園則可見賢人之見棄者多矣佩玖所佩之玉也詳見木瓜字義以喻善道欲其以善道來遺我也遺善道則福及於民矣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說解頤正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詩說解頤正釋卷七

明 季本 撰

鄭

鄭國名本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是為畿内咸林之地即今陜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虢檜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因得其地遂國于檜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

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史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將逃死洛東虢檜之君見其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有懐二心而先謀自利邪且畿内之地非可以封諸侯者虢即左傳虢叔死焉之虢檜則與之相鄰而國皆已滅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内而檜都之遷則因其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虢檜之地蓋國已先滅而以與桓公耳先王封國以其有功非以懿親鄭武公以桓公故

而得封鄭亦猶伯禽以周公故而得封魯也詳見春秋私考隱公元年鄭之所載多淫風孔子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者也樂記言衛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蓋鄭衛皆淫風而鄭為尤甚故孔子尤惡之今之所列豈聖人所删之舊哉

緇衣

經旨曰此國君好賢之詩其必鄭武公為諸侯時事歟舊說鄭武公父子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則周人所作當屬王風不當為鄭風也且改衣適館授粲豈國人所得施於貴卿者邪若謂周王以此待武公則武公入相在平王時平王亦昏主豈能好賢之無已如此詩乎故好賢者鄭武公也而改衣適館授粲則言其好賢之實事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

緇黑色緇衣卿大夫朝退而居私朝之服也以布為

之宜稱其服也館即其私朝所直之廬也詳見羔羊羔裘字義還謂人君親造其廬而返也粲粟治之精者謂以白米爲飯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好亦謂德與服稱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蔽芾安貼之意亦謂其德之稱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葢謂此詩也當於其情之

真切處求之

將仲子

經旨曰舊說以仲為蔡仲而謂其不當與莊公誅叔

叚之謀詩人之閔叔叚未知其得正與否然以詩意

求之則謂武姜為毋可也而武公已死安得併言父

邪且曰可懐則非所以語祭仲也此蓋女子私其所私者之言耳集傳獨取夾漈鄭氏淫奔之説得之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懐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賦也○折音舌下章同

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里里居本女子以其所居言非二十五家之里也謂之踰則亦有垣矣杞柳屬樹如柳葉麄而白色理㣲赤蓋其家所植以備器用

者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

墻垣也即孟子所謂踰東家墻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

園者里居之園也言踰則亦垣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人指一家之人言○篇内言折謂踰墻而

壓折之非釆折之折也畏者謂畏其責詈之言非愧恥之畏也其意惟在仲之可懷苟非踰墻折木則無不可從矣此所以為淫奔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

經旨曰叔段居京多才好勇能以私恩結人其在邑出田之際里巷之私黨皆媚悅而從之故詩人叙其事而賦之以見其得衆如此其旨微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田取禽於田恐其害稼也美以其容貌之動人而言也仁以其賜予之惠人而言也巷非無人以其美且仁而人從之田故無居人耳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賦也

狩者張羅守獸之名非以冬田為狩也詳見春秋私考桓公四年公狩于郎下好以酒飲人而其情好也

巷非無飲酒者叔美而又以酒相好則巷中之飲酒者皆從之田耳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

服乘也武謂武力能招致人也美而且武故巷中之服馬者皆從之田而無其人耳○觀後二章之言可見段之居京惟以飲酒馳馬悦人心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

經旨曰兩叔于田篇名無異故加大字以別之然大之為義亦因田事本有大小而起也上篇叔于田田之小者也此篇叔于田田之大者也田之小者昆蟲已出不以火田但恐獸之害稼則隨時蒐索而已所用止以井邑之民非大合國人也田之大者君臣俱出合境同行蓋在農功既畢之後昆蟲既蟄之時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

竭山林而焚之也此言火田乃在冬月而叚之火烈具舉正冬田之事也而又以所暴之虎獻于公所則莊公亦在焉豳風七月所謂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即其事也以其大衆竭作故大田謂之同則田之大者乃以國事舉也然詩人不詠莊公而詠叚者以叚射御足力為國人之所愛也累言其田見叚常以田狩習武而人歆羡之亂本之所在焉爲叚而發故皆譽叚之辭然意則微婉含蓄甚

深默而求之當自得於言外矣

叔于田乗乗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賦也○下乗字去聲後凡車乗之乗並同上乗字為乗之之乗則平聲

藪澤也鄭之藪為圃田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襢裼柤去外衣而見裼衣也暴空手搏獸也狃習也襢裼暴虎先言其有武力絶人之技也將請也戒其無狃見國人愛之之情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賦也○行音杭後凡行列之行並同

揚起也忌抑皆語辭良亦善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射正所以田也但射以御行而段兼善其事故因上章如組如舞之能而併及之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賦也

鴇當作鴾阜盛也馬行遲曰慢矢發希曰罕○此詩三章皆首以乘言以射者之獲禽必以御行而段本善射又兼善御故先以御言如組如舞正言其御之善也及上襄鴈行齊首如手則皆服習之意而統於善御之中矣繼之以火烈則舉火而田方可以翼獸而射也未射之時先矜才技暴虎獻公而人皆愛之戒其無狃此其多才得衆之驗也次言其善射而有御能正見段之多才也末言田畢射止之事又以見

其從容閒暇衆所共安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

經旨曰狄之入衛也患未廹鄭而鄭文公遣兵禦於河上久而不召棄師之道也國人惜之而作此詩小序謂文公欲遠高克而使將兵禦狄則詩辭原無惡克之意及以春秋鄭棄其師觀之則書鄭者所重在國也安得歸罪於克哉辯見春秋私考閔公二年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賦也○重直龍反

後凡重倍之重並同

清衛地按水經註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近牧野處即其地也本在河北鄭玄誤謂清為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在河南矣彭衛邑之在河北者也介甲也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者旁出無常之意葢言其行之旁午也鳥緩飛曰翺

布翅而盤回曰翱言其游行如鳥之翶翔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賦也

消亦衛地之在河北者也麃麃本取獸疾走為義與吉日儦儦同載驅儦儦雖從立入皆行疾之意而此則以師衆疾行為戲也逍遥行樂遠遊之意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賦也

軸亦衛邑之在河北者也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者旋還車也右謂主擊剌者抽拔刃也中軍將軍

在中也好謂容好也○狄患先及於衛則清人宜當其衝今但南避於彭消軸近河之邑未見狄之追逐則其患尚未遽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為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遥遊嬉閒暇而御車之在左者則習旋車主刺之在右者則習抽刃為將之居中者則為容好而已皆未嘗實有所用也此豈恤師之道哉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

經旨曰集傳謂美大夫之辭而不知其所指者得之但辯說以為子皮子産之徒可以當此則詩意所稱乃德足潤身之士必非政事之偏長者可及耳

羔裘如濡興也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興意

羔裘詳見唐風羔裘字義渝變也直者心無回曲也侯者順理之意舊說訓美蓋本韓詩然以羔裘如濡

推之則如濡者潤澤也與後章彥之為美者相侵不若以順訓之蓋侯有中順之義以順應如濡於義為近耳舍命不渝謂其安天命之正而不變也此言其心之能順理也

○羔裘豹飾（興也）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興意）

豹詳見韓奕字義飾緣袖也司主也直直道也主直非強有力者不能也民之具瞻故以邦言此言其守之有定力也定力本上章不渝之意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興也

興意

晏鮮盛也三以三德言知仁勇是也舊說以剛克柔克正直為三德者誤言彼書文意矣英者英華之發於外也粲者光輝粲然也彦美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之意○此詩三章以大夫服羔裘故皆以羔裘起興洵直且侯孔武有力三英粲兮應興之言謂人之德當如是也蓋羔裘所以如濡者貴於德之洵直且侯也所以豹飾者貴於德之孔武有力

也所以晏兮者貴於德之三英粲兮也皆泛以德言彼其之子則正指大夫之有此德者矣君子之德在心則居之以正理在官則主之以定力而光輝之發則為事業其言之序如此則德足以彰身而民仰之斯於羔裘為稱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

經旨曰淫婦因所私者别去而於大路中留之之詩

也或以為棄婦之廹詞則婦既棄去夫又豈肯出至大路送之而為婦所擥乎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賦也○惡烏路反後凡憎惡之惡並同

摻擥也寁速也言絶之速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賦也

魗醜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

經旨曰賢妻能警夫以勤樂夫以善而又輔之親賢故詩人述其言而美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賦也

昧晦旦明將旦而晦明之交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即曉星也弋繳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賢婦警戒其夫以勤生也始雖述夫婦相問

答之言而大意則歸重於婦耳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賦也
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
宜和其所宜內則所謂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
粱鴈宜麥魚宜苽之類此言賢妻能宜夫而相和樂
也飲酒而琴瑟靜好其樂而不淫如此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賦也

雜佩者以常佩之物言藍田呂氏所謂觿燧鍼管凡可佩者是也來謂夫所招來而新至者則贈送之順謂與夫和順而不可踈者則問遺之好謂與夫結好而來加禮者則報答之皆以雜佩不吝於解也此則欲其親賢以成德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經旨曰舊說鄭人刺忽不昏於齊辯說既詳辯之葢
忽本無救齊有功請妻辭昏之事乃後儒之所附會
愚亦詳辯於春秋私考桓公十年戰郎及十一年忽
奔衛矣若集傳以為淫奔之詩則篇中畧無狎邪之
語又似不然焉竊意此詩蓋國君始娶夫人妾媵同
時俱至而一娶之中惟夫人為獨賢故詩人稱其德
而美之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也賦

同車以姪娣之從嫁者言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取瞬之義者也將者將下車而行也翺翔者詳審周旋之貌此句已起孟姜矣美以色言孟姜指嫡夫人也都者邑人所聚之處義取於聚言其德之聚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也賦○將將之將音鏘

同行錢氏以為同以車行是也英謂華之英發也將將衆集聲德音不忘謂其賢聲久而不可忘也○此詩言國君娶妻始至妾媵同車以行其色皆異於常但舜華非長久之容則不若嫡夫人之美而有德也方將翺翔而節以佩玉則行有度矣此其德聚於身而賢聲可久夫豈徒有其色者可得而同哉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經旨曰此詩或據魯詩之傳以為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大夫憂之而作夫魯詩絶傳已久不知其散見於何書但謂狂狡為鄭靈公時人則據春秋傳宣公二年大棘之戰宋狂狡賂鄭鄭獲狂狡而為説也此尚鄭穆公事明年穆公卒而靈公嗣不半載而為公子歸生所弒蓋實歸生之謀而假手於公子宋者也則歸生當國而公子宋輔之事權屬焉豈宋因狂狡之所能與而靈公在位日淺即已被弒何遽能

用狂狡哉且狂狡一小人耳其惡必不至如歸生與宋之甚大夫不責歸生與宋而區區於咎狂狡此非公論而孔子豈得録之蓋不過因小序所美非美之說而附會之耳夫謂所美非美理本可通但以為刺忽則鑿矣况以歸於靈公則尤為不可通乎今定為國君不用賢臣而刺之之詩故集傳淫女戲其所私之說亦無取焉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興意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菡萏之已發者子都古之美男子借以為賢人之喻狂謂狂縱指小人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興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興意

橋與南有喬木之喬同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亦古之美男子與子都同故借以為賢人之喻狡謂奸狡指小人也○扶蘇木之非美者也荷華華之美者也橋松木之美者也游龍草之非美者也山以顯位言隰

以庶位言或生於山或生於隰雖地有崇卑而或美或惡卑高異陳亦未嘗盡無賢者也今舉朝之中不見一賢者而皆小人也隰併荷華而無之山併橋松而無之亦如子都子充之姣而世人不見也豈不重有傷哉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

經旨曰國亂將傾諸大臣莫能任事而小臣願忠於

國故作此詩然非刺忽也若集傳以為淫詞則恐未必然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興意○和音賀

蘀槁葉未辭柯者也叔伯指諸大臣而言吹女之女指蘀和女之女指叔伯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興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興意○要平聲

要要與共成國事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

猶民離則其國懼亂亂至而亡故以起興言諸大臣無有任事而倡之者倡則我將和之不患於無輔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

經旨曰奸入圖事誣上行私朝堂之上不使賢臣與謀共食而賢臣憂其誤國食息不安故作是詩也蓋非刺忽亦非戲淫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

狡童指奸臣而言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

食謂朝堂共謀而食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

經旨曰此淫女語其所私而謔之也舊說皆以為望大國之正已蓋亦自忽言也則褰裳之語狂童之云豈所以望大國正已之言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

溱鄭水名指所私之男子而言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賦也

洧亦鄭水名至鄭下與溱合流而入潁士未娶者之稱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

經言曰此淫風也女子與人私期而不得專向既而悔之則謂不拘何人而嫁之亦得免於求者之衆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賦也

丰豐滿也巷門外之巷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

昌盛壯貌堂門塾之堂也詳見緇衣字義堂進乎巷矣內外有人而不得見女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賦也

錦褧布錦而加褧庶人妻嫁時之服或叔或伯但駕車來迎即與同行不拘何人也此因上章之悔而言不拘何人嫁之亦得免於多人之求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

歸即之子于歸之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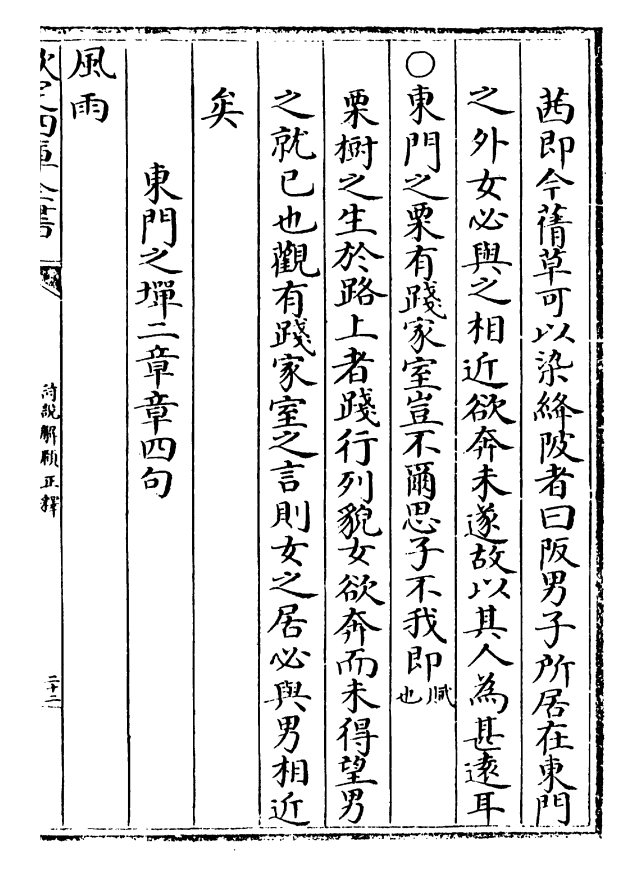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經旨曰此女子淫奔之詩也或以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四句當為此篇首章之脫簡而謂之王者稟賢大夫風之之詩則唐棣四句文雖相近而唐棣之與東門各為起語室遠之與室邇亦各異情不得合而為一也以為大夫風之則篇內所云思者思何人邪牽强難通當從舊說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賦也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去草之名茹藘茅蒐也一名



茜即今蒨草可以染絳陂者曰阪男子所居在東門之外女必與之相近欲奔未遂故以其人為甚遠耳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

栗樹之生於路上者踐行列貌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覩有踐家室之言則女之居必與男相近矣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

經旨曰亂世而得一君子如一陽復於窮陰之下憂時者之所幸見也故作此詩辯說謂此詩之詞輕佻狎暱則未見其然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興意

華谷嚴氏曰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其聲之和興君子雖居亂世不改變其節度我得見此人則其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興意

瀟瀟風雨聲膠膠鳴聲相交之意瘳病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興意

華谷嚴氏曰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

經旨曰此女子淫奔而思男子之詩也舊說以爲刺學校之廢則末章不能不强解矣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衿領也此淫女望男子之常通音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賦也）

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此淫女望男子之來就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 ○ 達音撻）

挑輕儇跳躍貌達放恣也挑達而登城上之高闕言男子好遊而不來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思之甚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

經旨曰懦弱之夫為妻所侮故作是詩以開導其妻使知親親之情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比也）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賦也）

此以水緩不流束縛之楚比已之弱蓋妻本從夫宜為夫制如楚之束也別無兄弟而止有夫妻二人則情宜親而不可相侮之意也當時必有離間其夫於

妻者故欲其無信人言也

（二）揚之水不流束薪比也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賦也

不信則非真有親愛之心者故以迋言相間也○此詩詞意懇切聞之者必有所感動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

經旨曰世方淫亂夫能自親其妻雖凡淫俗之女不

為所動心不失正可以為難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賦也

鄭之東門必淫女所聚之處也如雲者其來如雲之起以其髮美言也縞白色薄繒之不染者也綦青黑之色見小戎孔氏疏巾畟頭之巾縞衣綦巾言其妻之淡妝猶云荊釵裙布也聊粗畧也員與云同語辭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

聊可與娯也賦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華秀之名舊說以為茅秀其華輕白可愛故以比女之美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其妻下裳之色娯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經旨曰男子遇女於野田草露之間樂而賦此詩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賦也

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者目清眉揚也婉宛曲之媚態也邂逅不期而會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也

瀼瀼亦露多貌婉如猶言婉然臧善以得所欲為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

經旨曰男女淫奔相謔而詞人喜談樂道故述其事而為此詩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也

渙渙春水盛貌蓋氷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訏大也勺藥

草名三月開花芳色可愛贈以勺藥男女交相贈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
贈之以勺藥賦也
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男女出遊
當人衆之中而為此戲謔之事其俗之無恥甚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集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詩說解頤正釋卷七